

● 丁建元 / 著
● 明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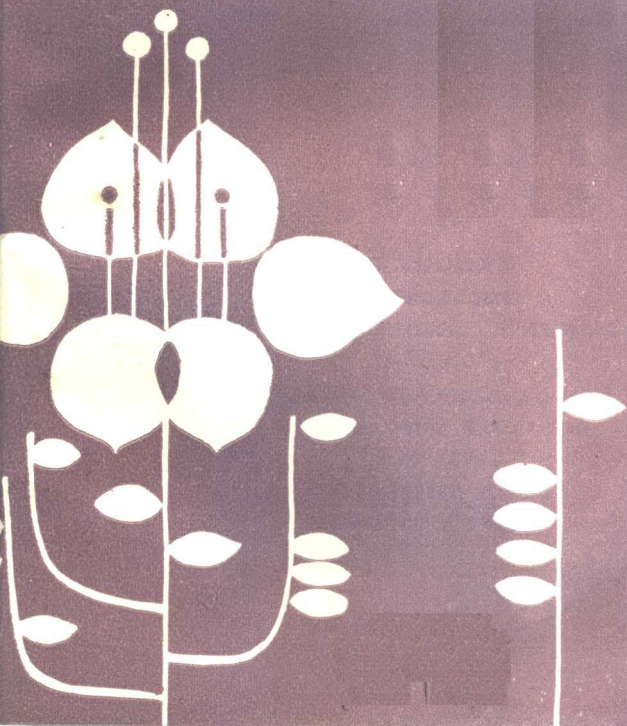
JUANLIAN HUANG HUN

眷恋黄昏



眷戀黃昏

● 丁建元 / 著
● 明
社



鲁新登字06号

眷恋黄昏

丁建元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6.75印张 133千字 2插图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9

ISBN7-5332-1466-8

I·309 定价: 2.90元

目 录

哨音.....	(1)
水泊散想曲.....	(7)
思在煦园	(14)
生命的原色	(20)
大雪疾	(26)
在七月的延边	(32)
天之冥想曲	(38)
凋谢的朝花	(45)
受难沉思曲	(51)
时间与我的合音	(58)
红野莓	(64)
山谷神游曲	(70)
写给梵高的乐章	(76)

走过黑巷	(83)
走向大海	(88)
僵头月光曲	(95)
沉逝	(101)
金花鸟	(109)
淋漓桃花血	(115)
海峡安魂曲	(121)
苍老土地的行吟	(129)
将进酒	(137)
茫茫彼在远行	(143)
青铜理性	(149)
遥拜夕阳之光	(155)
为了忘却的薄奠	(160)
遥远的契约	(167)
星光颤烁的圣地	(174)
吾土日照	(179)
渔夫·船歌与海的意象	(189)
山二题	(195)
相信过程	(202)
写在后面	(208)

哨 音

——

原来是柔软的、富有弹性的黄泥，被捏合成鸟的形体，然后，交付给炽红的烈火。于是，这卑贱的黄泥，变成了一个灵物，一个响亮的生命。它以自己刚强而高亢的声音，向这个有声有色的天地宣告了它的诞生与存在！……这就是泥哨，在乡野村巷，被无数个散发着泥土味的孩子们忘情地吹奏着。

哦，泥哨儿响起来了。它似乎列不进乐器的家族，它的声音，既不雄浑，

也不优美，更流不出纤曲华丽的旋律，只是一种单调的重复。然而，它是一种张扬，一种不受约束的意志的扩散。当吹奏者深深地吸进气去，然后小腹一收，气流猛地上冲，经过哨腔变成了一种凛冽粗野得有点儿悲壮的高音，闪烁着银片一样的晶莹，像被强蛮的弓弦绷上云天的羽箭，化作旋转的白云和阳光！

泥哨儿就这样地响着，只闻其声而未见其人。但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孩子为他童年奏出的一串梦幻般的音乐。他的父亲乃至他的祖父，大约都曾吹起一只泥哨，走过了他们童年的路程。对于每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泥哨是他童年的信物，他的永不褪色的回忆。因此，当这个成年后居住城市又回到故土的人，听见远处传来的这一串哨音，他的心怎能不微微地颤抖着。

就这样，他想到了他那与音乐几乎无缘的贫穷的记忆里的村庄。除了二胡和笛子，他似乎没见过别的乐器。只有外乡的瞎子破衣褴衫，手拿竹竿肩背着一把弦子走街串巷。那悲哀而凄怆的弦音和吟唱，对于懦怯的孩子，是一个惨淡阴郁的不祥之梦。

正是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一队解放军要为村里作一次演出，于是，他才破天荒见到了那么多奇形怪状的乐器，听到了那么多神奇而美妙的声音：像风拂动着墨绿色的森林似的声音，是手风琴“挤”出来的；纤细得像一缕优美的云丝一样的声音，是小提琴拉出来的；叮咚叮咚像金马驹子跑过田野一样的声音，是木琴敲出来的；壮丽得像黄昏落日一样的声音，是

金黄的铜号吹出来的……于是，他站在密集的人群里，跳着脚，像饥饿的燕雏一样伸长了脖子，痴呆地睁大眼睛，心中产生了一种难以忍受的焦灼的渴望！……

二

……在村庄的那条老街口，站着一个城里来的女孩子。对于他，那是从童话中翩翩降落的一位美丽的小天使。艳丽得让他眼睛几乎睁不开的粉红荷叶裙，两朵轻盈的蝴蝶结。她口袋里鼓鼓的糖块，都没有使他羡慕，唯有她手里那把锃光瓦亮的小口琴粘住了他的目光。她把那鲜红的草莓一样的小嘴唇触到口琴上不经意地一吹——那是多么迷人的声音啊。好像一座雪亮耀眼的小宫殿，里边住了那么多美丽的小仙女。让女孩儿一吹，那小仙子先后从宫殿里飞出来，各自穿着五彩缤纷的小裙子。他终于乞求般向她伸出了沾满泥土的小手，哀求着让自己也吹一吹，而且，就吹一下。那女孩眨动着葡萄一样的黑眼睛，甜蜜而优越地笑着，将那把小口琴伸到他眼前。当他要握住的刹那，一只蛮横的大手突然插过来，一把将口琴夺过去了。他慌忙抬头，看见了一个木桶般肥胖的女人，看到了像被火烤卷了一样的头发和因为盛怒而扭曲了的脸，还有那两片宽厚的涂了血一样的嘴唇。女人斥责女孩子说，他的嘴脏！便拽着小女孩汹汹离去了。那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在萎缩，似乎要缩到地皮里面去，双腿软绵绵的，肮脏的脸上渗出了密密的虚汗，脚下踩着自己淡淡的影子……

三

只是要一把口琴，但贫穷的父亲拒绝了他不算奢侈而又奢侈的要求。他悲哀的哭声像呦呦的鹿鸣。隔墙走出了一位慈祥的老人，牵过他被泪水浸湿了的小手，蹒跚地走出了那条窄长的陋巷，来到村前的土场边。在靠水的塘岸下，抓出了一团柔软的富有弹性的黄泥，在平坦的石板桥头，那松枝似的老手将泥揉着、捏着，终于捏成了一只鸟的形体，然后又用草根儿旋出了孔眼儿，用唾液抹得细腻而光滑。老人告诉这个孩子：有志气的人是不羡慕别人的富有的，而且眼泪多的人往往属于无能。

当那只黄泥小鸟被风晾干，老人将它放进炉中的柴堆上。烈火像一丛红亮的活泼的珊瑚，映红了老少衰朽和稚嫩的脸，也把那团黄泥渐渐烧红，像一块灿烂的赤金。用铁筷子将它夹出来，那东西又由赤红变成暗紫，又从暗紫转为黑青，在地上闪着莹莹的光泽，似一块墨玉。老人用粗糙的手指捏住它，放在白胡子中间，干瘪的腮一缩一鼓，那泥哨儿立即爆发出一声尖锐的高唱，如一只冲出寂寞之巢的凤凰！

他颤抖着手接过它，跳出门去，吹着它走过巷口，走过那条老街，走到他的田野里。那单调而又壮丽的声音“吱吱”地响着，似乎因为新生的激动而颤抖着翅膀，以倔强的力量高裂着大片的流云。那是被火冶炼出来的生命，那是充满火的激情的生命，每一串吱吱的高音都变成曳着长尾的流星，飞过绿色的

田畴，飞过宁静的树林，撞击着遥远的青山……

四

在一起一伏的嘹亮的哨音里，长大了那个散发着土腥味的孩子。但他遭逢着动乱的岁月，中学尚未念完便无处求学了。于是父亲怜悯地抚慰儿子：未有深造的命也只能躬耕垅田了。何况家中贫穷，食不果腹。就这样，他那双麻杆般的小腿便过早地同父亲支撑着家中的生活。春耕，夏耘，收获，冬藏，除了劳作的酸累，剩下的便是难捱的无聊和寂寞。他可以打扑克赌钱，可以和别人用粗俗的俚语对吹、相骂，在开心的大笑中消磨时光。但他舍不得他的勾股定理和方程，舍不得李白杜甫那美丽的诗篇对他的诱惑。于是孤灯一盏，他在他的床头拿起了笔，写下了第一篇散文和组诗，又咬咬牙寄到县文化馆。但不久，村干部找到他，晃动着那个牛皮信封，像审判官抓到了犯罪的铁证，严肃地斥责他不务正业，不安心劳动，不安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成名成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父亲害怕了，骂儿子别夜里睡不着觉想个星耍耍。庄户人是草木之人，草木之人平安无事受穷也是福。说了，骂了，又把他的草稿掷进火里。

于是，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在村后那片草地上躺下了。凝视着高远的蓝得几乎冷酷的天空；望着暴君一样的老鹰像魔鬼的幽灵一样威严地盘旋着，时刻准备用它的利爪撕碎一切飞天的梦想；望着无根的流云，最终必会化作泪水落回地上。

他想到了莱蒙托夫悲哀的感喟：“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前途不是黯淡就是缥缈，对人生求索而又不解有如重担，定将压得人在碌碌无为中衰老。”他突然翻过身来，让淤塞的胸膛紧紧抵压着土地，展开四肢犹如一具仆倒的尸体，忿恨的双手狠狠揪住盘根的老草，让泪水无声地渗入土里。

就在此时，远处有一种生灵在高声地呼唤，那凛冽而粗野的声音，撕裂着凝固的空气，作着高傲而放情的扩散和扬厉。这是他多么熟悉的音响，于是，童年的记忆在他心中骤然复活了，那团鲜红的活泼的冶炼出哨音的烈火，立即变成一团热血流入他的胸腔。他只一怔，就像醉鬼经过呕吐之后跃身而起，当年老人的箴言鼓胀了他块状的肌肉。他想起了一句诗，想到了自己纵然是一团黄泥，也要把生命在烈火中完成，最终向天地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五

响亮的哨音，随着那个吹奏它的未见面的孩子远去了。他从思绪的空间走出来，漫步在故乡的黄土地上，嘴角上挑着一丝趋于成熟的微笑。他想他仿佛找到了一把神奇的金铲儿，在光阴的积土中挖掘出那只黑青发亮的泥哨。他要吹着它，让每一粒音符都变成饱满的种籽，播回生活的土壤里。这时候，天空有情地蔚蓝着，洁白的太阳像一轮肥嫩的蘑菇，正为无数的孩子们创造出七彩的梦想！

水泊散想曲

第一阙

为官的只要营私，便成为贼了。

因为大宋皇帝的荒淫、昏庸和无道，因为朝廷聚集了一伙奸党佞臣，或者利用裙带投机钻营，或者靠进贡献忠换取爵位，或者因为会踢几下彩球博取龙颜大悦，即使酒囊饭袋也能绣袍紫绶平步青云。无才于社稷无德于社稷无心于社稷，冠冕堂皇道貌岸然暗中却贪赃枉法，恨不能蔽尽天下之骨髓足我一人之淫乐。有何等帝王便有何等朝臣，便有何等官场便有何等

社会，于是便有倚仗权势横行霸道的高衙内之流；于是便有拍马的奴才秉承主子之意，罗织罪名陷害贤良排除异己；于是像毒蛇破壳一样，爬出了青皮无赖流氓恶棍土豪劣绅地痞淫妇……都在制造罪恶都在制造祸害，唯有老实百姓遭受苦难的摧残。《水浒传》里的社会，是一个血腥尸臭恶欲横流的社会，一个黑暗悲惨的大空间！

百姓似乎是懦弱的，他们的懦弱似乎因为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他们的懦弱似乎只依靠孤独的力量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的懦弱似乎命运多舛不得不崇拜帝王神明，唯独没有主宰自我的权力，他们的懦弱似乎唯与苦难作伴，最终无望只求一室的温饱的安宁。但是当大灾难如黑云压城的时候，当恶势力像无形的魔掌将他们的一线生路掐断的时候，世世代代的懦弱感和压抑感会因为高压强逼逐渐浓缩，难耐的沉默就要寻找缺口猛然爆发。无牵无挂最容易铤而走险，于是，一伙走投无路的黎民百姓背起刀剑上了梁山，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成为一股浩荡汹涌的起义洪流，致使“逼上梁山”成为一个蕴含简单而又深刻的社会哲理，永远跳跃着夺目的烈焰！

第二阙

千载须臾沧海桑田，八百里水泊连同古代诗人关于湖光山色的吟唱早已湮没，坦荡的湖底化作田畴旷野点缀着绿树红花。远远近近村社依依，迷离着淡青色的烟霭。那苍苍的芦荻蒹葭，那如血的红蓼荷花，那雄壮的浪歌，那厮杀的呐喊和

胜利的鼓角，都凝结成方块字组成了《水浒》，化作里巷传说，唯有梁山熬死了悠悠岁月依然雄视着六合八荒，危危乎壮哉！

梁山，静静地伏卧着，像狞厉的龙虬舒展开庞大的肢体，每一道山脉都鼓胀着勃勃的威力。黑幽幽的山谷云气弥漫流动，聚散分合，凛冽的野风像沉雄的龙吟，林木摇曳岩石耸怒草莽披头散发。人们说这里是一片好风水，其实是因为英雄在此落草，成就了惊天动地的壮举。地灵人杰，最终因为人杰方能赋予地之灵气。火并王伦的旧址仍在，宋江巡营的马道仍在，演武场聚义厅左右军寨的旧址仍在。当年垛起的寨墙只留下一溜基座，风雨里抹上了苔藓漫上了藤葛长满了荆棘，春夏如一道绿火秋天浆果红如血点。据说李逵曾经镇守的黑风口，不时有黑色旋风盘旋扶摇，搅起浑沌尘埃奏起粗犷的浊音，犹如盖地的马队，山峦为之战栗。

聚义厅旧址正临山崖，断崖拔地雄张，嶙峋峥嵘，崖缝间瘦柏扭曲铁枝铜柯。崖下扩至天际的平野便是当年的蓼儿洼，波涛在石崖上镂刻下的痕迹依然醒目。汹涌澎湃的波浪翻出狰狞的漩涡：遥想当年月黑风高正是杀人放火天气，那“黑三郎”宋江及军师吴用等立足崖上，目如紫电运筹帷幄，令旗一挥炮声炸响，连营战船自芦荻丛中冲击而出，英雄好汉披坚执锐直扑进剿的官兵，刀枪撞击杀声震天神灵退避三舍，湖水变成冥府，鬼魂奔走呼号，人血发出醉人的腥香！获胜的梁山豪杰，举着火把率师还归，武步赳赳在聚义厅依次坐定，黑瓷大碗斟满烈酒，酣畅淋漓，大笑琅琅，活得豪迈舒放！而在如雷的鼙声里，东方既白红日喷薄，八百里水泊红天红地红水，连那

风卷的芦苇也变成了火的海洋！

第三阙

大都是生活的难民，在梁山合成了一个叛逆的团体，一座杀人不眨眼的草莽英雄的群落。从茅屋里走来从渔船上走来甚至从庙寺中走来，有破落的官宦子弟，有遭暗算的大小官吏，有八十万禁军教头，有樵夫屠夫轿夫渔夫店夫以及打拳卖艺者三教九流，出身各异，教养有别，经历不一，性情多样，依靠兄弟义气作为神圣的结盟。

在特定的历史和时代里，在复仇者只有差别意识又不可能升华到阶级意识的情况下，虽然要杀尽贪官污吏甚至要杀了皇帝夺了鸟位，但不可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社会。在个体的力量难以抵住整个现实的强暴，兄弟义气便显示出它的进步性和革命性，成为起义者最神圣的道德法则。它像一根红线把异姓的同仇者连为一体，以合众的肩膀扛起黑暗的闸门，它以称兄道弟的形式和礼仪，作为家庭的模拟，以非血缘的类比使心与心找到彼此的凭仗，它是原始的又是进步的，它是低级的又是高尚的，尤其是在保护生存的前提下，兄弟义气便成了感情的太阳！

但是在动荡平定了，在奋斗有了报偿之后，兄弟义气便会因同伙间的意识差别而出现分化之痕以至裂纹。因为，兄弟义气最容易固定住愚昧者和鲁莽者，也最容易为相对聪明者所利用。所以，当梁山的主要头领们领了御酒接受招安的前后，

投机者与义气的信奉者开始相悖，兄弟义气难以维持这个非血缘的大家庭，终于导致了树倒猢猻散的结局……

第四阙

在梁山北麓，后人修建了断金亭，传说在这里火并了王伦。这位白衣秀士，这位大概长得不错的梁山首任寨主。此公心胸狭窄胆小如鼠；心胸狭窄症患者，大都是精神上的侏儒——想占山为王但不敢扩大阵容，同样被逼上梁山想干一番事业，却不敢广交各路豪杰，仅容好友三五，喽啰儿百大都平庸之辈。对于前来投靠的英才贤才，却报冷眼只怕能人太多篡了自己的寨主之位。

因为心胸狭窄而胆小，因为胆小而封闭，这位白衣秀士倘若不被火并，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伙鸡鸣狗盗的土匪，是绝不敢挑出“替天行道”的大旗的，具有这种“封闭意识”的头领，何能为梁山带来发达、繁荣和兴旺？……近千年前王伦在此被梁山好汉们火并了，唯独留下了“寨主哲学”！

第五阙

但是，梁山最终被招安了，在诸多兄弟不大情愿的情况下，宋江等人向朝廷的圣旨垂下了卑怯的脑袋，为了博得封妻荫子的后半生而出卖了英雄用血换取的大业，从罪恶的反抗者变成了罪恶的奴仆和帮凶，走下梁山食着皇粮去讨伐方腊。

尔后，带着鲜血凯旋回朝，朝廷觉得这只狗履行了主子的旨意平了贼乱，但这只狗又有血性，不排除再咬主子的可能，便用毒酒结束了他的性命。从轰轰烈烈地生活到窝窝囊囊地死去，完成了宋江从巨人到侏儒的全程。连金圣叹也似乎看不下去，腰斩了洋洋的篇幅，遮住了宋江那不光彩的尾巴。

还是那句话，没有局限就没有历史，历史就是局限，而历史中的英雄正因为各自的局限而更为真实。宋江被招安了，招安做了奴才，被招安者是因为有着一段不安的历史，曾以自己的意志和能量讨伐无道，表现了自己不甘压迫和奴役的尊严，做了半截子惊官动府的人杰，让招安者坐立不安、寝食不安最后又不得不招安。威遏天下视百姓如草芥蝼蚁的大宋王朝，何肯轻易屈尊向一伙“草寇”怀柔？而那大群被招安的英雄全然心安了么？否，请看《水浒》最后部分，火种时时可能迸发。

第六阙

记得鲁迅先生曾经浏览了中国的历史，从古城墙似的线装书堆中抬起沉思的眼睛。先生如是说道：“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正因为少有，于是有者便显示出他的可贵；正因为少有，所以梁山使多少英雄凭吊此地，把酒临风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正因为少有，所以一部《水浒》千百年来激励着后人，正因为少有，所以使列朝帝王贪官污吏仇恨梁山又时时想到梁山，连奴才文人俞万春为了投朝廷所好写出了《荡寇志》，